

禮

記

思

禮記思卷之三

玉藻

明東海弗如趙

門人

義生張若解

較

振子張若麒

率食玄端

節

天子所以爲天下後世法則者言動政事盡之故設衆職以自防動之臧否言之是非左右史書之政令得失播于衆管之和乖御替幾察之君自不得不謹言動而慎政事矣

朝辨色始

節

此總見人君視朝聽政無敢自暇逸之意。

年不頌成

節

古之爲君者無日不念及于生民。稍遇凶荒卽痛自貶損。凡可寬恤以甦民之困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卜人定龜

節

龜與墨有法可遵。有迹可見。體則吉凶變化。有隨時轉移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能其事者臣也。明其義者君也。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書曰。朕志先定。善龜協從。然則君定體者。

其亦至誠前知者與。

將適公所

節

思對命不必作三件。只是心中思想要對揚君命者則三件都該矣。書者何可吞。百奏之時或君身失措而致有遺忘。天譴咫尺之頃或過于威嚴而反成錯謬。片事豫則立也。

既服習容

節

揖私朝是謂忽略之地。然中規中矩燦然有文。揖之揚之。鏘然有聲。不知家臣之為卑矣。登車是謂安逸之時。然不肉顛不親指。與車馬之儀而並美。右微角左宮羽。與鸞和之音而

相應不知乘車之爲安矣。由是入朝敬德之容又何如。

天子攝珽

節

方正天下之義。有繼皇建極表正萬方。使天下蕩平均齊。友
正意。

君若賜之

節

飲酒卽飲所賜之爵也。初受一爵拜祭飲俟等禮。方行故禮
度明肅色自酒如酒如。就在四者上。見嚴君臣之分也。一爵
則君情勝於禮。故意氣和悅而拜祭飲俟之禮終止不行。不
欲煩而瀆也。三爵則君愛無已而飲禮已成。又不可一於租

故謹重自得。油油本自得。又加謹重者。禮畢而敬。猶不忘酒如之意也。

曰國家未

節

不克其服。是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將自責自修。以求至乎其道矣。

唯君有補

節

君道貴于能斷。誓軍旅則明節制。嚴紀律。確失者斷而滅無不行。省耕歛則助不給。補不足。毅然有所而思無不流備。表爲斧形。取義益如此。

喪之裼也

節

此正所謂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漬也。

居士錦帶

節

居士道藝畢具有經籍之才。故錦帶尚文。言其克積既久。斐然成章。意弟子之分修爲。惟敦忠信之質。故縞帶尚質。言其欽華就實。鞭辟著已意。

肆束及帶

節

勤者謂大夫士受委任。親煩勞而治君之事者。

凡君召以

節

不俟發。不俟車只。甚言其急於趨君之命。所謂君召無諾也。若當其則。徒行可不辭勞而跣足。豈所以爲禮。此古人謂葛巾澆酒。但當得其趣。不必求其事也。凡此等書。善讀者宜作如是觀。

古之君子

節

君子欲聲律身度。故時時着力檢點吾身。蓋聲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做出來。此心求得在禮樂上。則宮村角徵。不期中而自中。這中全在自己心裡聽出來。

趨以采齊

節

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容之有節。極則恐涉急疾。故以采
齊和緩之詩節之行。則又相息。故以肆夏嚴敬之詩節之
此是和之以樂。方其中度。俯仰適宜。此是節之以禮。趨行周
旋進退。皆得其節。然後佩玉鏘然可聽。中徵角左中宮羽
矣。故君子以下文。言其養心之功。無時無處。戒謂心中無斯
須。不和不樂。則本來之心。無物探之。而出非碎之心。無物引
之而入。玉聲之和。正以養吾心之根。此古之君子。所以必佩
玉也。

君在不佩

節

曰君在則當居子與臣之節。結感不使有聲。雖佩猶無也。設佩以示服役。雖佩非玉也。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爾。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夫君曰設佩。則結佩可知。朝曰結佩。則亦不必設佩矣。禮之君在不佩玉也。

凡帶必有節

此德與聘義比德于玉不同。這比字內有工夫。是凡擬思像之意。君子凡得玉有可貴之德。又見得其之德不能如玉。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我身。

禮之德也。往說都作表暴誇張之意。豈君子之用心耶。

童子之節

節

既在故盡飾。然此童子亦指成童前後特言。當是十數歲上下也。

君賜車馬

二節

二節皆指諸侯之卿大夫言。受已若之賜。則不敢終于弗服。受天子之賜。則又不敢急于乘服。皆所以敬其君也。

禮不盛服

節

克謂克塞其華美。亦至敬無文之意。

喪容纍纍

節

要知顛顛。崔崔。梅梅。藹藹。正所謂纍纍也。

戎容暨暨

節

暨暨是大槩形容。落落。漻漻。清明。又逐處形容暨暨。皆戎容所宜然也。

盛氣顛實

節

此卽孟子浩然之氣。直養無害。配義與道。顛實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揚休也。

凡自稱天

節

看子字。卽湯所謂在朕躬。武王所謂惟我在也。

伯曰天子

節

看力字。

諸侯之於

節

看守字。

其在邊邑

節

看屏字。

明堂

昔者周公

節

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一語分明有個天子在周公特輔相之以朝諸侯耳未嘗身踐天子之位也

四塞世告

節

謂為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即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明尊卑正前朝諸侯之意

昔殷紂亂

節

觀一相字周公心事了然矣世子篇亦云周公相踐阼而治

制禮作樂處。有損益。往代斟酌。前王意。大服者。不但服其政。而且服其德也。

成王以周

節

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是魯自用之也。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也。明矣。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凡四代之

節

此所謂周道在魯也。然亦不過禮教之遺耳。故謂之秉禮之

國觀夫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則魯豈真有道之國哉夫子不
又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之爲魯衆可知已。

喪服小記 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親親以三

節

爲五爲九且說推恩之廣上殺下殺旁殺則既不失之混而無別親畢則又不失之濫而無節矣。

王者禘其

節

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立四廟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曰祧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二祧可知矣所以不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

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稱
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
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皆正爲庶子不祭。庶子
王然後祭耳。

別子爲祖

節

別子三句。且分別個大小宗之來歷。如此是據其初而言之。
下四句方說大小宗有久近之不同。又是說後來說稱高祀
祖。只是一個人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
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完

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卽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禮遷于上。宗易于下。亦謂五世則遷之小宗耳。若百世不遷之大宗。未嘗遷易焉。

從服者所

節

從服卽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卽大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故于徒從則所從亾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婦當喪而

節

禮有七出有三不去。曾經三年喪其一也。此又何以有當喪

禮記卷之三
而由之條古禮殊有不合處亦不可解。

大功者主

節

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憊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者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于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于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僥與之舊者其可以恣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于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党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

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馮于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為慈母後

節

註已命已之妾于後之此禮又竟不可曉想即如今過房之謂當以之為孫也

丈夫冠而

節

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并有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并有無婦人之

德雖以爲殤可也

士不攝大

節

前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亦不可主大夫之喪

其妻爲大

節

此篇所言祔廟之禮止此其文雖放出不倫然要其大義不過論貴賤以明尊卑序昭穆以明親疎姓從其分妻從其夫妾降其妻五者而已矣

大傳

牧之野武

飾

不以卑臨尊。要懼。貼得妖子孫卑也。祖父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其祖父。不將以已爲天子。而儼然臨祖父之尊乎。然以已之私意追王焉。又不將以子孫之卑。輒用天子之號。公然臨祖父之尊乎。唯特柴祈設奠。遂率天下諸侯追王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嘉貺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卽仰天以謚之意。是之謂不以卑臨尊。

上治祖禘

節

合族二句。正是旁治處。祖禰子孫昆弟。恩各有隆殺。屬各有疏戚。這便是禮義別而治之則三者之外。更無人倫禮義之外。別無綱紀。故曰人道竭矣。

聖人南面

飾

聽字與下治字應。先字與下始字應。先是于治道中而五者為先。始又是于五者中而人道為始。人道即治。祀承上人道竭而言。民不與焉。要看得好。下云民無不登。民莫得其死。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人先此五件。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謂不與也。一得一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喚下面

無不足無不贍。以應那民不與焉。足自足。賒相濟。不足不贍。故莫得其死。

立權度量

二節

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獄。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敝法哉。曰不可得與。民愛其言。雖欲與之變。幸而不所得也。正見人道之大。此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服術有六

節

服何以曰術。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于其間而已。以人人

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不得意爲增減。曲盡權宜。通變之微權。遂爲一成不易之方法。故曰術也。

自仁率親

節

率字與至字相叫應。曰自者從恩愛。一遞逆推上去。世漸遠則恩漸薄。故名曰輕。從分義。一遞遞數下來。統有重別。別有始。故名曰重。兩答全以祖爲主。只是這個祖。一則名之曰輕。一則名之曰重。乃天理人情合當如此。其義不得不然耳。此義字與自義義字稍別。又要知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其親。或不知親之所自出。漸加輕去。了故以義階之曰重。要。

人知尊祖亦當如親親也。

君有合族

二節

此二節不閒。正起別子爲祖三句。蓋君可合族。族不得成。君此必以別子爲祖。庶子不祭。不得爲長子。三年此必以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

別子爲祖

節

五世則遷者也。以上言立宗之法。以下言立宗之義。謂宗其宗字活。指族人宗之而言。其餘宗字是死宗。俱指爲宗之人。說敬宗。就舍在立宗內。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爲其統屬。宗其

命今這便是敬了。義也。義字與自義義字同。蓋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紀支派。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不相識認。

絕族無移

節

疑問。六世親屬竭矣。然或有喪葬。必袒免以相恤。是其服終有不可移者。何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縈之以食而弗殊。親者自當如此聯屬。而不敢散也。如此解。方可應前同姓從宗合族屬及敬宗故收族等語。若註所云。反敬親者之爲疎也。食從之。

自仁率親

節

此統言親親之效。見聖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意自仁四句與前不同。重在仁隆于親一邊。方與人道親親意合。如云仁始于親。殺于祖。親之於仁固爲重。義隆于祖亦終于親。親之于義也亦匪輕。仁義皆不遺于親。故人道以親親爲先。夏百姓以上還有自親親推出工夫。以下方是親親效驗。即工夫可以見君德之光顯。卽效驗可以見人心之尊奉。至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爲民而樂。自不爲人所歡。殺矣。親是始于親親而終于仁民之意。

少儀

曰某固願

飾

曰固願曰不得。自道其仰慕之積誠。但無繇以爲親近之路。蓋委曲謙和之極也。君子尊而始見。又當慎。故不敢循請見之常例耳。罕見二句。緊接上來。蓋敵者雖曰願見。而有時踈濶。亦曰聞名不嫌其與見。君子之辭同也。見君子雖曰聞名。而或者亟見。亦曰朝夕不嫌其與見。敵者之辭同也。若如註說。既曰朝夕。名豈至此後聞。且以朝暮相見之人。而一則曰聞名。再則曰聞名。有是理乎。

受立授立

節

授受必坐禮也。徑情直行者，直立相授受而不坐，故曰性之直者，則直之矣。

不疑在躬

節

不疑者，不示人以可疑也。

不貳問問

節

貳問，是問龜筮所謂再三瀆也。問卜筮，是問人志則否。嫌于卜人之私也。

請見不請

看一請字有懇切乞求之意。于見所以將其誠于退適以彰其慢。

事君者量

節

不入而后量。乃反言以致戒耳。甚言其不可不量也。范增之于項羽。賈誼之于漢文。皆不量而後入者也。

不窺審不

節

劣近循習而流于狎。一句解得甚好。論說故舊之非。固非君子之道。卽有恩德及彼。而見諸語言。自爲德色。亦非長厚者所爲。

為人臣下

節

以下美上。易至于調。以是正非。易至于驕。能諫就驕。不諂則諫行更妙。息廢分君心。國事有張有振。作意掃有別。極意役字緊承此二句。史切。

毋拔來無

節

來往只是向背之意。一句解得甚妙。全要看註中倒從倒向。二倒字有趣。原非直前而來。主意在西。故意忙忙向東走。是拔來也。亦非中道而止。方纔出門。不覺十步九回頭。是報往也。意其人其必藏頭露尾。有始無終之人。祇見其手忙脚亂。

刀回馬轉身。

士依於德

節

依德卽明明德。游藝卽格物。依德卽約禮。游藝卽博文。必依德而後游藝。見循其序。旣依德而又游藝。見會其全。

穆穆皇皇

節

美者威儀。以此爲美也。穆穆皇皇有四意。餘俱二意。旣要穆穆。又要皇皇。兼全交濟。始見其爲美耳。不作保氏六儀亦得。

執虛如執

節

此持盈之道。慎獨之功。一如字全在心上。形容簡敬字出。

犬則執縶

節

犬名。若韓盧宋鵠之類。卽所謂守犬田犬也。

賓客主恭

節

思險是一事。隱情是一事。度是一事。然却又要作一串看。所謂心存危懼。慮周險阻。審已情以度彼情。斯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也。

君子不食

節

肥美謂腴。不食困腴。不爲口腹之欲。而加意芻豢。以恣行宰割之謂如嗜鷄彘者。啖以松子。灌以酪漿。所謂困腴也。

衣服在躬

節

不知其名則不能領名。思義所謂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者。皆所不知也。豈非虛生天地之間。不過一褌馬襟牛而已。

家國靡敝

二節

凡此非徒以節物力。亦所以示修省。亦所以回天變。

學記

發慮憲求

節

要看他足以不足以處。是何意思發止一念。求全在人故耳。

就賢體遠

節

未足與不足有別。動與化。只爭有意無意之間。

君子如欲

節

君子卽下古之王者。如欲其必緊相呼應。學兼教說。

玉不琢不

節

學。對琢字看。便有如許磨礪砥礪的工夫。在。建國君民。便是。

欲化民成俗的提出教字來。則學方有着落。若教不先立。學是學個甚麼。

雖有嘉肴

節

學然後知不足一語。非身親經歷過。不解作此語。意曉淵其。說到知困然後能自強。則教與學原不是兩事。曰相長。曰半正。見不能舍教以爲學。此所以教學爲先也。知困不是教者。困要參。要參。

古之教者

節

這便是卽教以爲學。有塾等是教之地。一年等是教之時。其

中之所得者。則學也。五段造有淺深。至論學取友。便也不是。沒見識。沒眼力的人。了。必須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方是。左右逢原地位。故曰大成。

夫然後足

節

夫然後三字。正與前如欲其必轉相呼應。足以又與前兩足。以遞相關鎖。

大學始教

節

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其中義理淵深。自然用心研窮。才有實得。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

請將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宵雅肄三

節

朱子曰。聖人教人。令下便要他用。既要他用。須教學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爲稱職。故令歌之又歌。反覆玩其音。純彼他立志之初。便要作忠臣孝子。嘉賓賢臣。非聲之以功名。利也。

入學鼓篋

孫宇從鼓字看出。蓋鼓聲謹動。最能滲入粗亢之心。而啟其遜順之念。

夏楚二物

節

威不專在威儀上。心肅則容敬也。

未卜禘不

節

游其志。存其心。學不躡等處。俱要想像得孫的意。出方缺。不曰大端。而曰大倫者。見爲一定之節。次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大則不可不先。引詩正應大字。在官則爲事。在士則爲志。

大學之教

節

此節正是游其志。存其心。不躡等處。不學不能止。是必有之。

意興此學字。又說得鼓舞振作。樂比安字。又說得酣暢厭飫。四焉字。抑揚趕下。文勢如波。委實屬極味嘆之辭。致深長之思。正是必有的意思。

夫然故安

節

安承上安字。樂承上樂字。三句緊聚收拾上文。離經辨志。敬業樂群六句意。至此不止不成。而大成之能事畢矣。敬字結。敬道。孫字結。孫業。時字結。時教。退息。修字結。修遊息。字字關鎖。

今之教者

節

今之教者與古之教者相反。上半節與游其志時教必有正業等相反。夫然以下與安其學等相反。只說大意不必句句分貼全要得責備。今之教者作養。知道鼓舞無術所致。

大學之法

節

看法字曰法者一定而不可易。亦復因人而異其施。或有時不言而不爲秘。或迹若相反而實乃相成。此皆大學教人之法。則而涵育薰陶之微權也。曰教所由異則化民成俗但必由之矣。

發然後禁

節

如人身血脉之失調。則某經發爲某病。如造化氣候之或乖。則災稔層見迭出。可不慎哉。

君子既知

節

要着兩所由字。知字內存端本澄源。拔本塞源之意。既字又字。都不開道強開。是所由與牽抑達。是所由廢達。作不好看。卽上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和易思雖屬學者說。畢竟是教者存以使之喻字下得甚妙。卽孟子不言而喻之喻。後百罕譬而喻。能博喻總。是此喻。

學者有四

節

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則教者無有失，而不知學者有時而失。教亦何由而興？曰：或者未必皆如此失，而亦時或有然者。知心後能救失，如良醫按脉切方，察其標本而後投以藥物，方可拔去病根。邪火既退，元氣自復，補瀉得宜，脾胃可療，而字

善歌者使

節

其言也三句正善教處，可謂繼志內存，使人意切莫說在學者身上去。

君子知至

節

首二句倒解。是一意爲師數語。是因上文可以爲人師一句。極言師道之人。其理無所不備。故師也者。故字可玩。惟師備君道。故師是人君所學。爲君者言資其講明。而可以得爲君之道也。師之所係。其重何如。又引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見師雖聖王所不敢廢也。

凡學之道

節

凡字雖說得寬然承上三王四代。唯其師。詒來卽就人君當自嚴其師。以率先天下看。亦無不可。觀曰。民知敬學。亦自可見。曰弗臣。曰無北面。正嚴師處。此非樂道忘勢之君。鋪盡帝

主之色者不能也。故曰嚴師爲難。

善學者師

節

如攻堅木之下。全不說堅木。而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從堅木。上影出。方。妙。如撞鐘之下。却全說撞鐘正意。言外是之。重鐘不重撞。符其從容二句。卽在大鳴小鳴內。蓋隨其大小從容。以盡俱有優游不迫之妙。非一鳴輒無餘響者。善學者善問。弟子自進于學。善待問。卽進弟子于學。故曰皆。

記問之學

節

聽學者所問之語。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隨

所聽而善應之。與記問正相反。力不能問。力字要細玩。正學
者。大機未動。火候未足。處此與憤誨之教同會之。不是。焚他
存。徐以俟其自悟。意力不能問。四句。止聽語的。實事。亦聽語
的活法。

良冶之子

節

可以有志于學處。謂循序漸進之功。深造自得之妙。有箇榜
樣可效法。有箇門路可向往也。察字內有惕然猛省意。不然
弓冶之子。及駕馬者之不如矣。

古之學者

節

有類醜類正所以比物。若不觸類引伸則事物紛歧錯雜。可以比而同之。文欲分次辨別。使一物各具一理。彼物不與于此。物然必齊其類而一之。如繪事可以明素纈。切磋可以識貧富是也。蓋比物是格物窮理的工夫。醜類是旁引曲喻的工夫。學師二段是正意。鼓水二段引起耳。

君子曰大

節

全要從四不字。想像出大字意。又要從四大字。想像出本字意。君子是學爲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志內有務本意。

三王之祭

通節統祭。凡指點出個本字。與人看。此之謂務本。一句是影
說。卽水之有本。以明學之有本。而君子所當務也。

樂記

凡音之起

節

看他反覆說去。節節相生。章法最奇。一節樂集一部樂記。

樂者音之

節

此節是上節註疏。上節一句解一句。此却一節解一節。感于物方有六者。物無感。六者亦泯于無。其實物卽六者。非有二也。此二句正關鎖其本在人心句。

是故先王

節

人人有感。人人不能慎。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正所以端作樂。

之本又關鎖上兩節起句文字亦自呼應。

凡音者生

節

此節又言威存慎不愾之異。上禮樂刑政總是政。句法與下文官亂則荒其君驕俱倒解。

官爲君商

節

此是慎所以威之者無怙懣之音。卽不荒等而君之不驕等。卽在不亂內看出。亦卽在五爲字內看出。爲不止象也。直不必添衆音。

官亂則荒

節

此不慎所以感之者。文法亦自錯落。不似漢人訓詁。

鄭衛之音

一節

此節又証上節。甚言感不可不慎也。

凡音者生

節

首一句結首三節。次一句結與政通矣。以下三節審聲句。又結衷心感六句。審音句。又結治世之音六句。審樂句。又結宮為君五句。治道備矣一段。又結生于人心一句。幾於禮矣一段。又結通倫理一句。此節全是頓跌。出一個知字來。蓋必知然後能慎感也。文章亦如層巒疊嶂。

是故樂之

節

前止言樂上節始兼言禮故用是故二字領下以後都禮樂
雙說通節三段都是一段解一段文字簡古將以教二句仍
是慎所以感之者一結上一起下所以下文緊接好惡說。

人生而靜

節

性字從六者非性說來欲字從口腹耳目之欲說來知字從
知聲知音知樂知政知禮說來見得慎感當慎知這個關頭
要緊節正是慎知去反卽上反人道之正反字感是物來感
我化則我隨物去滅天理而窮人欲便是極口腹耳目之欲

了要知有悖逆詐僞之心以下。便是知聲而不知音的禽獸。便是知音而不知樂的衆庶。上文禽獸衆庶莫不悉看。

是故先王

節

上面人心人道。人生物感。人人化物。都是人自家無節。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云云。原非強世。不過以人治人。節原是人自家有的。但人不能節。而先王爲之。節其節字內有反字意。亦有平字意。總是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一節意。故用禮樂刑政。一句仍結一句。赫如貫珠。人自不會照管出。

樂者爲同

節

此正人爲之節的工夫。禮樂原是一個人。若截然分爲兩事。不能無弊。合情節貌。且下六句。一步趕一步。總是體中有樂。樂中有禮。等矣。別矣。正之。則貌節和矣。均矣。愛之。則情合。仁義是性中原有的。不曰治民曰民治。正人爲之節。意治字反。大亂之道看。至民治行。則上面同出平反達條。一句都結了。

樂由中出

節

至則下勝無怨不爭。則不流不離。樂遠禮行。民治無不行矣。又結上節暴民一段。又結揖讓而治以上四句。正無怨不爭。

之實節也。

大樂與天

節

卽頂上大樂大禮是又從禮樂源頭說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人乎。明是後面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前說禮樂之事此曰禮樂之情漸入漸微事時名功皆非情也。合敬同愛卽合情節貌不流不離仍是結上節。文字步步迴翔處上闌鎖。

故鐘鼓管

節

器文兩段是分疏殊事異文合敬合愛爲情則器文總是文

文內亦少不得情。述作明聖文。給呀玉以相澄。句明王燕知情識文看。卽聖明之人。

樂者天地

節

此節又申同和節。又申知情節。前則流則離。是用禮樂的病。則亂則暴。是制禮樂的病。明于天地。又不止知禮樂之情識。禮樂之文而已。與禮樂卽述作之謂。見制禮樂者。亦要從源頭上做出來也。

論倫無患

節

上說器文。總是文。未說情。此又說情。官質制。總是情。知者知。

此而已。識者亦識此而已。情卽在文之中。非明聖不能知。若夫以下。則盡視之爲文耳。且又結明有禮樂。豈有鬼神二句。文字盛水不漏。

王者功成

節

此節又覆說事與時並名與功。二句功成十二句句句相生。句句相承。樂極則憂二句。是不相沿。樂之意。益相沿。則樂極相襲。則禮相矣。曰敦便是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醇。何自相沿之失。曰備便是大小情文具舉。斟酌損益。成宜。何自相襲之弊。大聖兼功大治辨看。

天高地下

節

前說大樂與天地同和。畢竟是兩個。後說樂者天地之和。亦未說明。此云天高地下六句。見天地。渾渾見成。有個禮樂在也。前說仁愛義正。此說春作夏長。非惟禮樂本于天地仁義。亦本于天地。近樂兩句。見得行矣。與焉。禮樂與天地不是兩個。近禮近樂。仁義與禮樂亦不是兩個。至樂者二句。則天地禮樂仁義鬼神打成一片。滾出來。而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之旨。始暢然無余蘊矣。應天內不止由天作。便有敦初率神。從天意。在聖人一如其在天地者也。末二句。正反過制。

則亂二句段段申指上文。

天尊地卑

節

此節申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一段。如此兩句。又結制禮以配地。見得禮樂雖制自聖人。原不是鑿空杜撰出來的。成象成形二句。即在上文看出是總說。不必添日月星辰等。又另作一事成象者。已成一箇禮之象也。

地氣上齊

節

此節申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幽焉一段。

化不時則

節

不時不生。便是樂不足敦和。率神而從天。無辨亂升。便是禮不能別宜。居鬼而從地。天地之情。與禮樂之情。而已矣。正反結天地官二句。

及夫禮樂

節

此節又極言敦和率神而從天二句之妙。樂者二句。卽就上極蟠一段看出。曰著大始者。天之所以生物。而樂發揚昭著之。與下二著字一樣。此已有著不息意。地之所以成物。而禮收歛居存之。此已有著不動意。天也地也二句。緊緊趕說。樂卽天禮卽地也。曰天地之間者。言天地間。不過此禮樂一動。

一語除了禮樂更無天地也。故聖人曰一句正結作樂以應天二句。

昔者舜作

節

此與下一節是又申說作者之謂聖德者之謂明以爲民立論亦自好。文法亦一步深一步說。

大章章之

節

黃帝居先何以從堯說起章之隘矣。口氣亦自有條不紊。觀下文語脉自見。盡者不能更別一番作用也。觀此節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民與功偕益可見矣。不相襲禮亦可知矣。

天地之道

節

此節又申說過制則亂過作則暴。事者教中之節目條件也。為樂內已有德在善。即時節行象德。又何至傷世無功。

大泰禾馬

節

摘訓說此節只重樂春所以象德二句。極見益象德即承上行象德說來。泰禾一段正見禮綴淫去皆以禮終。又結此句著其教一段。又結象德句。感人兩句。正可以善民心去。教即承上教說。

夫民有血

六節

篇首說音之起由人心生。又說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人字說得寬。此却單就民說。七箇民字煞有味。乃治世之音。安以樂六句註疏也。正見先王不可不慎所感意。所以下緊接是故先王本之情性云云。

是故先王

節

本之性情緊承上數節來。使之緊承合道來。暢交連說爲妙。不暢則不交也。中外字指樂說最好。四者交暢于無聲無形之中。而發作于有聲有形之表。到此則陰陽剛柔總是一圖。太和渾融貫徹。而天人之和都來湊聚于樂。正合道之實驗。

也。暢交卽從不散不密等處看出。發作于外便是安其位而不相奪也。不是兩層。然後以下重在教人邊。不是推是先王作樂到極和田地教人却也要如此。省字作簡省看。文采不省必且流于浮蕩淫靡。如何繩德厚。非行原有稱序意在。不替不比。如何象事行。到此沒有失一邊。觀上樂已不相奪。此又曰之理。都就姪說。惟樂觀其深。故先王者其教。又結上句。

上故則草

節

此節句句與上反看。曰賤之。則不着以爲教矣。

凡姦聲感

節

此又總承上兩節似結似過以起下是故一節與焉緊跟成象說有應應字卽應之應字分明是和曰有應者起下句耳若有倡無和便無應何以各歸其分惟各歸故萬物各類歟歸分尚屬樂類動方到物也四邪不好曲直是好卽曲禮曲字倡和以下句句倒翻上兩段文字大有關鎖。

是故君子

節

用是故起者惟其感人如此是故君子修身以爲作樂之本及情句卽君子自家繩德厚比類句卽君子自家秉事行不留六句反說使耳目二句正說。

然後發以

節

然後字緊承上志和行成來發者發此文者文此此五句爲
作樂之具。齊至德之光。則五常之行。無不道。動四氣之和。則
生氣之和。無不令。以著萬物之理。則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
理。無不形。見于樂。到此已極樂之和。是故至爲經。又反覆形
容和樂之妙。曰小大相成。不待律之。而無不稱。曰終始相生。
不待比之。而無不序。曰迭相爲經。雖有各歸之分。然變而不
失其常。和樂之妙如此。故以之教人。則四遠不悖。而樂無不
行。和敬和親。而倫無不清。一人則耳目云云。天下則移風云

云又極言以形容和樂感人之妙也。文字亦自錯綜變化而無端。

故曰樂者

節

此雖承上兩節解樂字之義。實申說前面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一句得其道。卽指志和行成。

是故君子

節

此又總結反情句結反情節。廣樂句結然後至爲經一段樂行句結樂行五句。觀德者可見君子樂得其道也。

德者性之

節

德卽承上德字說。見樂與德不是兩箇。詩歌舞作一讀。三者卽指詩歌舞。曰其志其聲其容。則本于心。可知其字卽心也。惟其本于心。是故情深云云。氣盛句非喻也。和氣充盛。而教化自神。樂行倫清等可見。和順二句。又分結情深二句。不可爲僞。信乎其爲德之華也。爲僞與信爲不同。以字可玩。爲字是不好字。天下事一涉作爲。無有不僞者矣。一字之妙如此。

樂者心之

節

首三句與上節不同。此由終而原其始也。三箇其字亦與上不同。指樂言。是故六句治飾之事。再復二字可玩。奮疾二句。

總言樂舞之善。齊疾從先。鼓三步再復。內看極幽。在動字本
字內看。不隱在象字飾字內看。惟其善。所以獨樂云云。情見
二句。承獨樂二句。君子二句。承脩舉二句。看亦好。情卽前及
情情深之情。義卽前制之禮義。順正行義之義。重見字立字。
樂旣爲大君子。又安得不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節耶。

樂也者施

節

次兩句。解首兩句。末兩句。又解次兩句。文義明白。

所謂大輅

節

前說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

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到此故舉其事以明施報之意。出自天子是施。以贈諸侯是報。

樂也者情

節

情卽上反情。情深情見。情字。理卽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萬物之理。理字。前曰爲同爲異。此曰統辨。意又深矣。前曰禮樂之事。禮樂之情。禮樂之文。此曰禮樂之說。從故聖人口。禮樂云來也。曰管乎人情。又何流離之有。管兼統辨。情兼情。

窮本之變

節

此節又極言統同辨異之妙。首四句見樂禮辨晰情微之極。

曰窮曰知。真不可變。曰著曰去。真不可易。禮樂以下。見禮樂充塞周流之盛。曰之情之德之神之體之節。同異盡于此。曰偵達降興。疑頓統辨。亦盡于此。說微說顯。說內說外。說天說人。說玄說妙。禮樂之說。此所以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

節

是故亦承上來。擊有開創振起的意。昭有明著動變的意。要看將爲二字。此二句尚虛論其理也。歸字妙。有歸根復命意。所謂貞下起元也。

樂者非謂

節

此節是疑是精粗之體註。疏樂師兩句。覆說童者舞之。宗祝商祝。覆說有司掌之。德行不必分。和序孝敬。對藝則為德。對事則為行耳。上下先後。以位序言。有上有下等。則直以德藝事行言矣。如是則本末兼該。清文具舉。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要看然後可以四字。蓋必如是。庶足統同辨異。而管攝乎人情也。

魏文侯問

飾

要知子夏所對。是就古樂中。女次序。安板眼。不中看。不中聽。無妝點動人。無新奇可喜處。說起正文。侯所謂唯恐臥也。而

不知君子則以爲就是這箇裡面有無窮之妙有不盡之趣。反覆論之而不息。極口稱之而不置。故曰君子於是語。然也就在這箇裡頭。可以探討古人制作之精意。想像古人風氣之凜厲。尚而論焉。憑而中焉。聞而知焉。聖帝明王。可以面質。虞夏殷周。恍以神遊。故曰於是道古。修身二句。正遊古之實。見得古人修齊治平。總不外此。此古樂之妙也。發者看他有多少含蓄意思。愈發揮而愈無窮也。

今夫新樂

節

此就新樂中做作打扮。跳笑飛舞。可令人喜。可聳人聽。處說

起正文侯所謂不知倦也。然樂終是鄙靡無甚意義。索然無
有趣味。畢竟上下的口說。故曰樂終不可以語考之。咸英韶
濩。那有此等制作。問之五帝三王。何曾有此妖淫。故曰不可
以道古。新樂之發者。看他這等鋪張裝演。發洩殆盡。其中一
些旨趣。沒有也。說得文。疾煞甚。扯淡。

今君之所

節

夫古者三字。着眼正字。夏遊古處。兩然後字。見聖人作樂之
深意。不是爲供耳目之玩飾。悅聽之美也。德音者。聲律弦歌
內。皆是綱常倫理。德音就是樂了。又云之謂樂言。這才叫做

樂正。賾針文侯新樂之如此一句。引詩不止。証德音。又進一步說。言德音非惟爲一代之雅樂。帝王所以開國承家。創業垂統者。總不外此。試觀王季有明類之德。克君長而王大邦。文王承順俾之德。受帝祉而施孫子。止此德音之謂也。樂豈易言哉。

今君之所

節

曰。淫志。溺志。便存不肅的意。曰。煩志。喬志。便有不離的音。字側注說。下德。卽和敬之德。亦卽志也。但志尚騎墻耳。日祭祀弗用。則不能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可知。

詩云肅雝

節

引詩言古樂可用之祭祀。正以其和敬相濟也。又曰何事不行者。見修齊治平之理。亦不能外也。肅肅雝雝。連說覺風味悠長。

為人君者

節

上言弗用是聽。則一當好。一當惡明矣。謹字內有以道制欲意。然已看破了。臣民感應之機。全在于此。非徒一人之好惡已也。故下卽趕說其速如此。兩則字便見孔易意。四語從君說到臣。合君臣爲上。從上說到民。從好說到爲。旣好且爲。無

不行從行說到從文字壁合珠聯時作兩平則二句一意矣看他從君倒卸下來一箇傳一箇一步跟一步何等嚴緊何等利害人君好惡尚可以不謹耶。

然後聖人

節

聖人有見於好惡不可不謹故先以質素爲本而後脩聲容之美此便亦齋醮和鳴意在官序貴賤順看此二句亦指祭時言只重倫明于當時又法垂於後世此古樂之可法可傳而爲人君之所當好也。

鍾聲鏗鏗

五節

此五節是說樂聲中所寓之義無窮。可以動君子之思。不止象也。八箇立字說者都解不出。蓋立者把就中所寓的意義。明明昭揭出來。卓然獨立起來。如準的當前。標表在望。聲一入耳。恍然如在目前。其振聾人處。如靡者使之奮然作。其鼓動人處。如仆者使之躍然起。方見立字意出。古人文字之妙。又復真真寫生的。的傳神。每一節無不包含逼肖。切如錘聲。鏗一句。下面號橫武。都是鏗裡有的意思。都像一箇鏗的光景。又宛然畫出一箇武臣的模樣。君子聽之。如何能不思。

鼓聲之聲

節

彼亦有所合之一句是解他思的意。君子平日先有此心。茲一聞樂聲所寓的義。遂不覺聲入心通。潛合默契。而自不能已於感嘆。慨慕之間。安得不反覆致其展轉想望之情耶。此正子夏點。酌文侯撥轉。打動他。見他。恐臥之意。原是心中漠無契合。茫無思慮。一任其音韻鏗鏘。祇覺索然無味。與自己毫無宛轉關生之意。故耳。六箇君子聽。正從他口中兩聽字下針砭。

賓年賈侍

五節

五節凡六問六答。問處一節反一節答處亦一句反一句。六

子若逆其所答之意以起辨難之端。賈亦若自左其所答之言以立強解之義。所以病字恐字及字皆有意以觀聖人幾手把武王說壞了。故夫子明以聲淫及商詰問他。至反覆叩之。賈亦瞿然知非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既非荒。則上文自不得其衆等答皆非其旨矣。不止兩答非也。夫子至此方曰唯。曰是也。亦自可見。

賈牟賈起

二節

賈疑夫子是也之言以爲已答之皆是。故另問遲而又久之。故遲之卽備戒已久。舞人未就位時也。遲而又久卽總于山

立。舞。人。出。就。位。時。也。夫。子。且。未。細。答。賈。之。所。問。而。先。証。明。所。答。之。非。象。成。卽。作。象。武。功。之。成。說。總。干。六。句。猶。言。這。是。武。王。的。事。那。是。太。公。與。周。召。不。與。武。王。相。干。也。下。方。詳。言。其。爲。武。王。之。事。曰。事。則。非。武。王。之。心。可。知。矣。且。夫。一。節。總。言。六。成。之。象。原。不。重。在。此。只。要。就。中。抽。出。四。伐。分。夾。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上。以。申。明。武。王。之。事。然。曰。始。而。再。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自。有。從。容。次。第。亦。是。進。久。之。意。此。正。象。成。處。

夾振之而

佈

夾振四伐者武王不忍一人衡行于天下不得不營師牧野

殺伐用張。以盛其威于中國。戡亂之道。利用威也。

分夾而進

節

分夾而進者。連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則民沾一日之賜。救民之師。利用速也。然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三千協力。八百同心。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心。蓋威雖盛。而不敢遽逞其威。事雖蚤濟。而不敢倖成其事。所謂遲而又久。意蓋如此。而猶未也。

且女獨未

二節

牧野以下。又克商以後事。看他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

資放馬歸牛、蠲兵建壘、論功行賞、反前日之所爲、而新一時之觀聽、其氣象甚從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爲。且象之遲而又久也。未及下車、與下車、可以世之遠近、說益遠。恐其淪沒之已久。故封之急。近則知其苗裔之尚存。故封之緩也。

散軍而郊

節

上是偃武。此則修文之政。五者扶持綱常、覃敷文德、潛消其暴戾、驚悍之習。開導其忠敬孝弟之心。教射教士、教民教道。疾此乃久道化。成非可旦夕責效。亦是象進而又久意。

食三老五

節

若此內有。多少斟酌。多少作用。在言必若此。而後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字不可說快了。方見遲久。意出。然則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樂之象成。亦宜夫遲而又久矣。所謂武王之事如此。

君子曰禮

節

不可斯須去身。兼治心治躬。致者推而致其極。卽中庸致中和。致字有種。日生。數。則字正。見致。意信。威莫說。到人上。此二句。亦非進一步說。不過贊其妙耳。恭信是易直子諒之心。純

然而無僞。一毫人力不參。威是易直于諒之心。凜然其常懼。變化自然不測。

致禮以治

節

威。方是就自家身上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說休犯下和樂之心。有物探之而出。鄙詐之心。有物引之而入。疏意云。元氣傷而容邪中。外貌句。潘籬撤而寇盜窺。極妙。治躬亦從心上說。正見禮非止儀文而已也。

故樂也者

節

動內兩句。是明治心治躬之故。極和二句。就禮樂說。言禮樂

本是極和極順的。所以治心治躬者，必要推而致其極也。不致則不極矣。內和而外順，正從致禮致樂到了極和極順地位。則民二句就外邊淺淺說德輝二句方徹底言之。重德理二字。蓋民未必有致樂致禮學問。所可瞻而望者，不過顏色容貌而已。何以弗爭弗慢若此。以所動者皆德輝所發者皆天理自然精神相爲感動故耳。此二句解上二句。

樂也者動

節

此節大有關目之妙。而人不知。上以禮治躬。樂治心。分內外言之。似乎禮樂是截然兩件。你看治心說到不言不怒治躬。

說到不和不樂。明是樂中有禮。禮中有樂了。又說德輝動于
內。理發諸外。明是樂動于外。禮動于內了。恐人看不到此。故
只得明明說出曰。主其減。便不是專在外。曰。主其盈。便不是
專在內。減而進。四句是正解。主減主盈。意減而不進。二句是
反解。故禮有報一句。又總上文合說。見禮樂相資爲用。相濟
以成。雖分動內動外。治心治躬。而報與反俱是說禮裡。進去
俱是從根本不頭上看。所謂有報有反者。禮也是要報。個反
始。樂也是要反。本歸原也。則樂卽上莊敬和樂。正見禮中有
樂。則安卽上安久天神正。見樂中有禮。故未云其義一也。言

致禮致樂。都從心上做起。而治心治躬。豈判然分爲內外哉。然分作兩事耶。

夫樂者樂

節

此與前故曰樂者樂也。不同。這樂也。內存因人情之性。樂而作樂。以道之意。不能免者。言本人情而作樂。還以樂而治人情。存樂則治。無樂則亂。必須用樂也。聲音動靜。是就人身上說。不是樂。曰術者。性發爲情。是其機關靈巧處。曰變曰盡。就含有生亂之意了。曰不能無者。勢所必至也。以道之。是徑正路上引掖他。反上不爲道看言。先王制雅以述王政。制頌以

美盛德使人有所樂。使歌咏舞蹈。這箇以開發範圍之也。三
便其三足字要重看。是先王制雅頌之意。要如此。還不曾到
樂處論處。感動人處。莫錯認了也。玩而已矣。三字不使句總
反上三句說。方字甚妙。從上御字生來。蓋立之爲方。便是情
之不可變。理之不可易。而機謀術知。自不至流于荒亂矣。立
字又反上變字看。

是故樂在

節

上九句是實說樂之感動人處。除却上文使字。意矣。三箇和
字着眼。故樂者以下。又說先王制雅頌。不是容易做出。不是

中庸
卷之六
外。而。致。點。一。本。於。自。心。之。根。耳。一。即。未。發。之。中。和。即。已。發。之。和。審。一。者。至。靜。無。感。之。中。而。有。窮。本。知。變。之。妙。即。中。庸。所。謂。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一。不。淆。于。二。三。則。和。自。不。至。于。流。濫。而。樂。之。本。立。矣。節。節。成。文。俱。從。和。中。做。出。來。曰。所。以。者。這。等。才。能。使。之。同。聽。而。和。敬。云。云。也。本。句。歸。重。先。王。身。上。上。句。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此。是。本。已。心。而。立。乃。已。立。立。人。

故聽其雅

節

上九句又解上所以莫不和親等之故。得廣得莊等則聲

動靜直雅頌以道之自不至爲亂此其所以同聽之而莫不
云云也故樂者三句又總結之曰天地之命者樂卽造化賦
予流行之理爲吾人生身立命之元無樂則爲大亂之道而
化育几乎息已不止教命也人心原有中和神樂乃有管束
不至於亂故曰紀。

夫樂者先

節

喜怒哀各有一定之分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節也得節卽從上
兩所以字內看出曰所以飾喜云云這理向使有樂而不
威而不溢意盛者盛大充滿之象和極于天下畏服于暴亂

禮記卷之三
曰
大和。何。等。用。冷。聲。靈。何。等。赫。湛。故。曰。盛。矣。

子贛見師

節

子贛一問全無入己之思。師乙一介捧筴。乃人之見。看他開口四語。便不是相淺人。宜也。宜字與下宜字一樣。宜歌處。只說德之近。典。趣之同。不必說到相濟上。而靜而正等。只順說不必用一反。直已而陳德一句說得。歌。何。等。情切。嘆。緊。不必說未歌之前。又高一層意了。益直已。直是把自己的真身和盤託出。一毫委曲回互不得。舉凡所有之德。如寬。滂。柔。正。等。却。一。一。陳設擺列在眼前。一毫掩藏隱匿不得。分明以

歌爲見身說法。傳神寫照。才見得宜。歌意出如舊說。便是歌能直已。不則直已而後能歌。上下文脉不貫矣。夫歌至直已。陳德則已。非形骸血肉之軀。渾是性命流行。一派天機鼓蕩。故曰動已。已一動則我與天地一氣感通。神貫徹中和位育之理。全收陰陽五行之宰在握。天地應焉。亦自然之符耳。下皆天地應處。如此則歌豈一吟咏之末而已耶。其所宜處。又豈止彷彿聲音之間而已耶。

故商者五

作

故商者節是德存木至春而歌亦能變化其真神存德性曰

保此則選其所本有。不至雖得而必失。要知上節是天志道。此節是人之道。觀此則師乙學問豈是小可。

故歌者上

節

此又極言以形容歌之妙。故歌之以下。復解故歌者一段言。歌者何以上如抗云云。長言之云云。蓋聲音勃發之際。咏嘆淫液之間。非抑揚宛轉鏗韻悠長。何以脩躬其效。曲暢其情。耶。談歌到此。但覺天籟于出。元聲縹緲。百感振發。為寂和鳴。天地應絕。不是影響空談。師乙豈是等閒人。文字亦如誠金。戛玉鼓瑟吹笙。記者于此。日子貢問樂。然有味。大歌至于直。

已陳德。天地感應。則樂之理已全備于此。不止是問聲歌亦
卽于貢所問之樂也。一部樂記以音起。仍以音結。開鑿自

雜記

諸侯行而

節

綬乃車中所執者以其綬復亦如生者授之以綬望其登車而復來也

凡計於其

節

曲禮曰壽者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計臣子知畏之意也

大夫計於

節

他國越境恐聞流言不信故曰使其實者其來告訃不祿是

實想當嗟痛。不須驚訝也。

大夫爲其

節

兄弟者。父母之兄弟也。

士爲其父

節

士非大夫之適子。可知。方氏曰。生者貴。死者賤。則服從死者。嫌若隨之。故也。生者賤。死者貴。則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

大夫之庶

節

畢竟不是適。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也。

士之子爲

節

父母弗能主者。不專以父母爲主。所謂祭以大夫。葬以士也。使其子主者。卽上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也。

大夫附於

節

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不妨自屈而祔于士。重朝廷之命。雖故士不敢自僭而祔于大夫。

。違諸侯之

節

此言違而仕者。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仍反服。春秋傳所謂木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也。旣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

。祭稱孝子

節

祭所以追養而盡于一身之終喪所以哭泣而止于三年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祭必稱孝。哀則發于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喪止稱哀。

。大夫冕而

節

可也。語意反跌正言其不可也。看二句連下氣脉自得。

。暢曰以掬

節

通是者工記文字。

帛者卽位

節

諸侯爲二三兄弟之國，故生則有聘問會同燕饗之禮，死則有弔含禭照哭臨之禮，皆所以敦睦友邦，式相好，無相尤也。此先王之所以登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禭者曰寡

節

卽前所言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上客臨曰

節

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

如三年之

節

陸氏曰：禭而後類，類吉服也。知然者，類黼衣，錦尚絅，知之也。

三年重服。雖當既穎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穎在禫之後明矣。

○子貢問喪

節

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爲次。祭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欲稱其情，威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威容欲稱其服，蓋稱情以外稱內也。稱服以本稱末也。

○請問兄弟

節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眷常浮于敬，故哭泣之哀，顏色

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于言。意之表。吓也。

。孔子曰少

節

孔子稱之以東夷之子也。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高子阜。君子以爲難。又不獨彼一人而已也。

親喪外除

節

外除內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

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

○免喪之外

節

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日懼。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于心懼。爭問哀痛之處。感觸倍真。咸容應其口。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然則人服三年之喪者有矣。可以服二年之喪。其誰手。意高子。與少。進太。是。猶庶幾矣。

子游曰既

節

如將軍文子之喪之類是也。

或問於曾

節

句法甚好。語不甚變換。而意極委折。

非爲人喪

節

非爲人喪則敵者爲問造。尊者爲賜子。若爲喪則無論敵者尊者自有賙賻承含之常禮。在不拘拘于問造賜子之禮。分別而各言之也。

縣子曰三

節

如斬二字說得對絕。憐悃令人心刺。惟非孝子不能言如此訓削也。亦自尖忍入人。

○孔子曰身

節

王鷄骨支木。卽哭泣備禮。仲雍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受禮。而應受戎。若王可謂幾于毀矣。觀孔子所云。則阮步兵散髮箕踞。飲酒食肉。不徒以其達而已矣。

○曾中問於

節

中路旬才八字耳。寫孝子意境。真至曲盡。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藁歛。當哭踊有節。故異。

大功之末

節

既卒哭則不必未矣。故亦可以冠取。下殯之小功。仍須未也。

國禁哭則

節

以其禁哭。故止朝夕之奠。曰卽位自因。仍行奠禮。但不敢哭耳。

○孔子曰伯

節

喪禮有情有文。疏衰文重而情輕。大功文輕而情重。如知此者。則豈徒循行喪禮之故事而已耶。再言出文矣。哉者。甚言其得禮之意。而不徒習其儀文末節也。

升正樞諸

節

茅色白，宜于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今之雪柳，其遺意也。

○孔子曰管

節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勲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

○君子有三

節

問學行有轉境而無止法。是任不得手脚的。安得不患。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之所患也。德不足以備其位。而失之者。君子之所恥也。惟其知所患。故終至于無患。惟其能有耻。故終至于免耻。

恤由之喪

節

今之士喪禮。孺悲之所學孔氏之書也。

子貢觀於

節

蜡與吾人何相干。子貢觀之。而夫子曰賜也。樂乎。王政所在。聖賢不肯于此。草草放過。蜡者既廢。而後罷之。禮者欲忠。

久而故惠之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蟻息之其及也。均
故言一日之澤。

○張而不弛

節

費能者不特民力易憊。而上亦難操。弗爲者下戒其因循。而
上亦貴于明作。二一字不可閒閒看過。有緩急相濟。統練至
適之意。語氣倒重。弛邊有一番振勵。須要有一番休養。有一
張自是少一弛不得。文武當不知其經幾許斟酌。贊幾許調
劑也。

廐焚孔子

節

觀論語于退朝。則旣焚之時。孔子不在家。鄉人故來相救護。自是少此一拜不得。然當日胡不聞有束帛以賀者。

孔子曰管

節

此等舉法。所以不免爲襍霸也夫。

內亂不與

節

內亂不與。然則周公石碻非與。此又力之能討者也不然。則趙盾之已不踰境。可以免董狐之筆矣。

贊大行曰

節

贊大行。書名亦奇。想專爲行人出使之禮儀。而記其文與事。

與。

諸侯出夫

節

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由此觀之古人出妻亦日常事史書所載見于孔氏者三而曾與孟亦傳有其事信不誣也不獨七出之條而已也觀內則子放婦出而不去禮焉想亦有自舅姑而出之者也。

孔子曰吾

節

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于季氏孔子雖欲

行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殮。凡禮必施之于知禮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孔子見陽貨亦只爲以禮相先耳。

納幣一束

節

一束是幣之數。下二句又是遞解。這一束也。束五兩。以多寡言。兩五尋。以長短言。